

秋

朱自清

我爱秋天,更爱秋天的早晨。秋天的早晨格外清爽、宁静、光明,默默地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活力。我想,这并不是无意的遐思,而是家乡的山川景物给以抒笔的情怀。

早晨起来,一股带有成熟果实味的新鲜空气沁人心扉,觉得是那样的爽舒。整个村子是寂静的,时而听到几声雄鸡的晨鸣。此时向村中眺望,每家屋顶上炊烟袅袅,灰白色的烟气和晨雾融合在一起,飘飘荡荡,盘旋升腾,呈现出一派诙谐的景色。

村里的人们是非常珍惜早晨这宝贵的时光的,一大早就起来了。村子里,田野里响起了赶车的吆喝声和清脆的鞭声,这声音由远及近,由近及远,大车小辆,肩挑身背,开始了繁忙的早收。这时,我油然想起了“春种一粒籽,秋收万颗粮”这句农谚。他们一年四季是多么忙碌呀,打从春天把粒粒良种播撒到这里,经过一季子的锄犁耕作,就等待着金秋季节的收获,俗话说:“民以食为天”。他们播种下的是血汗,而收获的更是用血汗辛勤耕耘出来的果实。

此刻,东方燃起了火红的朝霞,辉煌灿烂。田野连着村舍,村舍依偎着田野,放眼望去,庄稼黄灿灿、赤橙橙的,累累的果实挂满秋夜播种下的晶莹透亮的露珠,在霞光照耀下,珠光闪闪,果实更显得饱满丰润。远处的山峦和田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云雾,好像敷盖着一层白色柔软的绒毯一样。是的,乡村秋天的早晨,它并不是一幅经过浓装艳抹的山水画,而是大自然的真情实景,比山水画更诱惑感人,具有无比的魅力。

这繁忙的早晨,不正是他们勤劳、持家的精神写照吗?火红的朝霞不正是象征着劳动人民的冲天干劲和蓬勃奋发的精神吗?

须臾,太阳出来了,万道光芒驱走了淡淡的晨雾,照耀在丰硕的田野上,照耀在每一张收割庄稼人的笑盈盈的脸上。

秋 夜

鲁 迅

枣树,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。先前,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,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,连叶子也落尽了。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,秋后要有春。他也知道落叶的梦,春后面还是秋。他简直落尽叶子,单剩杆子,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,欠伸得倒很舒服。但是,有几枝还低压着,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,而最直最长的几枝,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,使天空闪闪地鬼眨眼,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,使月亮窘得发白。

秋

沈从文

站在门边望天,天上是淡紫与深黄相间。放眼又望各处,各处村庄的稻草堆,在薄暮的斜阳中镀了金色。各个人家炊烟升起以后又降落,拖成一片白幕到坡边。远处割过禾的空田坪,禾的根株作白色,如用一张纸画上无数点儿。一切景象全仿佛是诗,说不出的和谐,说不尽的美。

在这光景中的五明与阿黑,倚在门前银杏树下听晚蝉,不知此外世界上还有眼泪与别的什么东西。

秋天,这秋天

林徽因

这是秋天,秋天,风还该是温软,太阳仍笑着那微笑,闪着金银,夸耀他实在无多了的最奢侈的早晚。

这里那里,在这秋天,斑彩错置到各处。山野,和枝叶中间,像醉了的蝴蝶,或是珊瑚珠翠,华贵的失散,缤纷降落到地面上。

这时候,心得像歌曲,由山泉的水光里闪动,浮出珠沫,溅开山石的喉噪唱。这时候,满腔的热情,全是你的,秋天懂得,秋天懂得那狂放……秋天爱的是那不经意,不经意的凌乱。

名家笔下醉人的秋天



红柿小鸟 齐白石 作



红叶 吴昌硕 作

因为是情绪,所以应是无迹可寻。

或许是缅怀过去,在秋天里像叶子一样飘落的人和事,而今感到秋意森然。何必翻阅日历,是否已到秋分?

轻柔而至的风在天地间形成一首轻灵的诗。一股迷人的气息袅娜下笔,蛊惑着我的神经,像被恶魔牵住了手,不可遏止的朝某个方向奔去。

我的目光清晰在那一刻。细细嫩嫩的花瓣温柔的抚摩着秋风的手。水灵的眼睛望着天空。雨果说,对天空望久了,就能看见上帝。难道他也是在企盼上帝的出现。没想到,在这样一个落寞的季节,在这样一个清冷的夜,居然会有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招展着静谧。

黄色的月亮轻声吟诵着菊的傲然。那柔嫩纯洁的情节会在春天的记忆中不朽。

我披上夜的神秘的衣裳,伫立在风中静静地听花开的声音。那是来自冥冥中神灵的召唤。我的美丽纤弱的灵魂,被它高雅脱俗的气质征服;我的迷蒙的思绪,被它沁入肺腑的芳醇涤荡。

多想轻轻地告诉你:我是曙光里洁净的露珠,渴望着,在你花瓣的眠床里酣梦。

秋天的情绪

舒 婷



菊花 潘天寿 作

终南山的秋天

贾平凹

随着天气一天天转凉,秋意也日渐浓深。

最近我先后两次走进终南山赏秋。一次是二郎山,一次是温家山。这两处山都在终南山腹地,都算不上什么名山。二郎山得名于神话传说中的二郎神,而温家山则大约是由于附近山民的姓氏。因为不出名,所以这两座山至今是“野山”,声名不章,人迹罕至,反倒落了个清静。

登二郎山是一个秋日的上午,天高云淡。那天的心情可借用古人的一句诗来形容——“白日放歌须纵酒,青春作伴好还乡”。当然,我们还是大自然这个永恒故乡。居山野羡慕闹市,住闹市向往山野。一旦置身田间山野,整个人也就变得格外的温润、格外的多情。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将车停在山间的一块空地上,然后我们踩着布满青苔的石块,小心翼翼地蜿蜒前行。路旁山花烂漫,身边蝶绕蜂飞。一眼苍翠,满山青绿。行至半山腰,见屋舍俨然、草木森然,禁不住心旷神怡。当地人说来二郎山一定要看“二郎庙”。入乡随俗。“二郎庙”建在山崖的最高处,山势险峻,悬崖峭壁,壁立千仞,直插云霄。一尺来宽的石阶路凸凹不平,两边是铁锁链摇摇晃晃。战战兢兢地爬到顶,心跳快得仿佛要从胸腔里涌出来,两条腿也酸得不不停地打颤,以至于站都站不稳。于是一屁股坐在二郎神前。这才发现,所谓的“二郎庙”只不过是山坳间凿出的一个洞。一尊泥塑的二郎神,旁边蹲的是同样用泥塑成的“哮天犬”。坐在石阶上,看着山间飞来飞去的流云,终于体会到什么叫“乱云飞渡仍从容”了。举目四望,青山绿黛,恍如世外。这时想起古人的一首诗:“三十三重天外天,白云深处有神仙。

神仙本是凡人做,只怕凡人心不坚。”今生注定是凡人。下山回城的路上,车里放着钢琴曲《秋日私语》,但我始终眼望窗外,若有所思,一声不吭。

几天后我们再次进山,天降秋雨,时近黄昏。潇潇中我们来到温家山。原本是要看“二龙塔”的,据说那与唐王李世民有关,结果却因雨天路滑,不得不“望塔兴叹”。塔是没有看成,但却意外地遇到了一片芦苇地。面对那一泓惹眼、直挺的绿,我实在爱得不行。遂不顾劝阻,踩着湿泥,拽着草丛,便是走到跟前,直愣愣地看了半天。朋友喜欢上了山间的一棵柿子树。像小孩一样爬了上去,站在一根枝干上,哧哧地笑。他问我要不要也爬一回树。我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要!”于是,我也爬上了柿子树,和他一样站在一根树枝上。我伸手从树上摘下两个尚未熟透的红柿子,心里欢喜得不得了。那一刻有风吹过,那一刻有雨飘过,那一刻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棵树。

秋天是有颜色的。谁持彩练当空舞?赤橙黄绿青蓝紫。秋天有各种各样的颜色,但底色仍是金黄。

秋天是有表情的。春之轻挑、夏之奔放,到了秋终于变得沉稳端庄了。春天过于鲜艳、过于扎眼,夏天过于热烈、过于火辣,冬天过于凄冷、过于暮气。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

秋天是有气味的。泥土味,花香味,草根味,粮食味,五味杂陈。秋天正好,不浓不淡,天高地阔,风轻云淡,如人之中年。走过了春之鲜花铺就,经过了夏之荣光普照,到了秋天,终于变得安详刚毅,成熟内敛。秋天是成熟的季节,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秋天是人中之中年——天高云淡。(本版文章多为节选)